

海南本位视域下王佐《鸡肋集》中的涉海创作

文 | 李思彤 林安琪

明代海南诗人群体以其鲜明个性和多样化题材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其中涉海、咏海之作尤显海南特色,构成了明代海南诗歌的重要分支。

《鸡肋集》是海南“吟绝”王佐唯一传世的作品,其刊印流传命运多舛,保存至今实属不易。《鸡肋集》现存王佐涉海诗21首(含歌谣2首)、涉海论2篇,存量适中,内涵丰富,显示出一定的学术研究价值。现有研究尚未充分关注王佐《鸡肋集》中的涉海篇章,本文聚焦王佐《鸡肋集》中的涉海创作,试图揭示其在自然、社会与个体等要素之间的复杂互动,力图凸显王佐涉海创作在海南文学中的独特地位和历史意义。

自然本位:《鸡肋集》涉海创作中的海景潮候

王佐在《鸡肋集》中的部分涉海创作,立足于“自然本位”的视角,展现了明代海南人民对海洋的复杂情感——既有对自然力量的敬畏,也有对其浩瀚之美的尊崇。一方面,王佐的涉海创作呈现出较强的知识性。相较于对海洋的神话、想象书写,王佐较为客观地陈述了明代海南一域海洋、地理、生物的状态,提供了部分可参考的事实依据。另一方面,王佐的涉海创作亦呈现出知识性与文学性的结合。王佐对海洋的感知不是被迫的,而是一种主观融入,对照古代

许多文士渡海、过海的被动之举、抵触之心,王佐对海洋的态度是亲近的、赞美的、体悟的,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同频共振。

从宏观视角出发,王佐的涉海创作中不乏对宏大海景的描写。其诗作《黄龙观海》《青龙鼓浪》正为此例。《黄龙观海》一诗,首联即以“云门西北总茫然,大地无形只有天”的开阔笔触勾勒出海天一色的无限景象。《青龙鼓浪》的“云行万顷毫光射,展翻风生十二洲”则以宏观的视角描绘了云彩在广阔海域上的流动,阳光照射,以及海鸟乘风飞翔的自由姿态。《黄龙观海》复以回溯的视野倾吐“回视江湖难说水,自从开辟不知年”,深化了诗人对时间流逝的感慨,以及对自然界沧海桑田变迁的敬畏。

从微观视角出发,王佐亦关注到了海南一域独特的潮候与风物。以《海边纪行》为例,其中“潮痕每准星长短,水候仍催月次躔”意为无论是潮水退去后留下的印记,还是海水的节奏和周期,都与天体的运行紧密相连,揭示了自然界的规律性和宇宙间的和谐统一,不仅暗含了诗人对自然规律的深刻理解,也表达了对宇宙秩序的敬畏。以《回风岭·崖州》为例,通过对回风岭气候现象的精确描绘,展现了自然奇观的独特魅力,并折射出王佐对地理特性的深刻洞察。诗中“南北风来到此还”描绘了风在特定地理环境——回风岭的回转现象,而

“南边和暖北边寒”则强调了岭南岭北气候的显著差异。诗人以“怪来天地人犹憾”表达了对这一自然现象的惊奇,最后以“一样琼南两样看”总结,反映了自然界多样性的美感和诗人对此的思考。

海南的气候风物不仅塑造了该地区独特的自然环境,也成为文学创作中表达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元素。以王佐为代表的海南文人通过观察和思考自然现象,不仅记录了自然界的美丽和力量,而且深化了对地理特性的认识,丰富了海南海洋文学的内涵。

自我本位:《鸡肋集》涉海创作中的情感表达

在王佐的《鸡肋集》中,海洋不仅是自然景观的描绘对象,更是其情感表达和自我探索的重要媒介。王佐基于“海”的时间和空间结构进行多角度的自我观照,在与海洋的相互连带中找寻自我,在社会的变迁中定位自我,实现个体与环境的和谐共生。与大海对话的每一刻,都绝非空泛地咏叹、赞美或惊惧,而是融入了王佐人生体认甚至宇宙之道。

诗披文以入情,中国古代诗歌常以景传情,情寓景中,善于通过景物的描绘来传达深层的情感,王佐海洋书写中的情感表达亦不例外。例如,《海天长啸图》中的“高秋碧海孤蓬月”和“晴日沧州一笛风”两句,通过秋天的海洋和孤蓬